

夜读偶记

故乡是灵魂的居所 ——读江子《回乡记》

陈建琪 文

虎年春节期間，花了好几天时间，读作家江子的散文集《回乡记》。我沉浸在他的书里，追随着有温度的文字，神游在江子的故乡——赣江边吉水县枫江镇下陇洲村。从他的出走、返回中，我遇见了他的祖父、乡邻和众亲人。江子的祖父武艺高强，胆略过人，不要说是一条蛇或者一个人，就是一匹狼、一头豹子，他的祖父照样会轻松将它降伏，让全村得享平安。也正因为靠着这身非凡武艺，他的祖父，拥有了百感交集的人生，那是让他骄傲的一生，也是让他屈辱的一生。

我在细读这本浓情厚重的《回乡记》时，常常与江子老师进行微信互动。我曾告诉他阅读感受：江子老师你在《青花帝国》的写作中，用笔轻柔细腻，在《回乡记》里却是浓墨重彩，倾注了深情。他回复我：“题材不一样，处理不一样。《回乡记》，写的是现实，气血充盈方为周致；《青花帝国》是文化题材，所以可以做细。”

确实，在《回乡记》的整个篇章中，用笔都是如烈酒般灼热。江子对故乡一往情深，尽管曾对故乡悲观失望远走他乡，另一方面又在故乡目所不及

时对故乡魂牵梦萦。唯有对故乡的深情，才会有更多的纠结，有更多的眷恋。江子是怀有乡愁的人，他时常会梦见杨家岭村庄上的老樟树，会梦见下陇洲村上爱读书的大伯。故乡满目熟悉的风景，让他感到亲切、愉悦、踏实；故乡火焰熊熊的瓦塔，也会使江子热血沸腾。

在《回乡记》的第三部分“他乡”里，又凸显了江子的柔情一面。面对成长中的女儿，他处处依着女儿，他的女儿是一名资深影迷，对世界电影明星、世界各地的电影节如数家珍。而且，她对当代外国著名作家也是喜爱有加，动不动就能讨论马尔克斯、博尔赫斯、卡尔维诺、奥威尔等等。特别是在他女儿高考前夕，江子会逗女儿开心，做几个夸张的滑稽动作，让他女儿在疲惫的题海战中，获得轻松一刻。女儿一个笑，都会让江子感到欣慰。江子为女儿求福、许愿，当听到女儿高考取得理想分数时的一声尖叫时，江子才如释重负，积压了许久的担心、委屈顿时烟消云散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。

纵观江子的散文，有三个明显的

艺术特色，一是地域性强，二是时间跨度大，三是情深意切。有人曾说：任何写作者，都需要一块地理意义的个人根据地。江子就是扎根于故乡的赣江大地，穿越百年，用沾血带泪的文字，向着人性更深处掘进。作为一个优秀的散文家，江子在《回乡记》里展示了很大的时间跨度，他笔下最大年龄的人是他的祖父，出生于1913年，如此算来，他至今已经109岁了，书中最小的人物是他的侄子，2009年出生，今年才13岁。如此，江子书写的就是一百年左右的故乡。

江子的《回乡记》所写，又何止仅仅是乡土？他写的是悲欣交集的人间。在这百年跨度的时间里，蕴藏了深远的艺术气场，人间的出走与返回、永恒与变奏、故乡与他乡、前世与今生，尽在书中，尽在作者的灵魂里。

江子的散文书写立足于大地。而大地的精血滋养，使他成为一个内心丰盈、浩荡大气的书写者。

《回乡记》，江子 著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，定价：49.80元

上架新书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89元
李怀印著
《现代中国的形成（1600—1949）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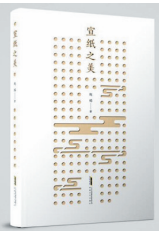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从全球史的视角，着眼于地缘政治、财政军事和政治认同三个要素，全面论述17至20世纪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，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下探寻现代中国形成的独特路径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 79元
王小鹰著
《纪念碑》（上下卷）



本书是王小鹰的第10部长篇小说。小说用细致的笔触、优雅的语言，以改革开放初期上海某区长史引霄为线索，展开了改革故事与革命往事相互交叠、两代人的命运相互交织的丰富情节。

安徽文艺出版社 118元
赵焰著
《宣纸之美》



本书以散文笔法，钩沉宣纸创生的历程，探寻附丽于古宣纸上的历史之谜，爬梳宣纸上的书法、绘画，以及古往今来大家名流寄情宣纸的因缘，以揭示宣纸的前世今生与营造技艺，进而透析宣纸所蕴藉的“天人合一”的哲学精神与文化气象。

长江文艺出版社 36元
尹学芸著
《遍地都是野芹菜》



本书以一个脱离乡村的女孩的人生轨迹为主线，记录了丰富多彩的乡村生活，以及其他从乡村出发的人们留下的踪迹。在这一主题下，以有农耕味道的“季”作为章节标题，以季节的流转指涉时代的前进与变化，通过记述村里的人和事，描绘温暖有力的乡村生活图景和对未来的憧憬。

百草园书店提供

著书人语

记住那段历史 ——关于长篇小说《荆家村》

张金龙 文

困难时期，农民口粮低标准。称之为鱼米之乡的无锡农村亦处在饥荒之中，“荒春三”更甚。当时是“吃食堂”，从食堂里用钵头盛了粥回到家，再掺到连根煮的野菜之中，搅拌一下，一家大小再把它舀到碗中，“霍碌碌”的喝粥声此起彼伏，当时，那是最美妙的“交响乐”了。吃两碗或三碗以后，又出现另一道风景——舔碗，碗内的残汁必须舔掉，那盛粥的钵头倒掉粥以后，有些粥腻附在钵头内壁上，用手指把它耐心地刮下来，可以吃上一口或两口。在这时更深刻体会到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金贵了。“光盘”行动不需号召，人饿得慌时会自觉行动的。有次某人家十几岁的兄弟俩为争刮钵头内的粥腻而大打出手，两败俱伤，双方均头破血流，而且把钵头也打碎了。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苦难岁月。

那时，各级领导对抓粮食生产是竭尽全力的，无锡农村在“以粮为纲”的指示下，改变了三千多年来一年稻麦两熟的传统耕作，强力推行“三熟制”（在一年内同一田块中种元麦、前季稻和后季稻）。称双季稻是“革命稻”。根据测算，前后两季水稻需要生产期240天，而无锡地区的无霜期仅200天左右，而水稻遇霜便蔫了。农村自古有“清明断雪，谷雨断霜”“寒露无青稻，霜降一齐倒”的农谚。后季稻插秧最迟不能在立秋之后，否则影响产量，甚至绝收。所以出现了在7月下旬至8月上旬的“三抢”（抢收前季稻、抢脱前季稻、抢栽后季稻）。

“三抢”正是暑热天，农民每天超强劳动16小时，体力消耗极大，多吃粮食抵御消耗，每天要吃四五顿。而前季稻是米质差，其“卡路里”不及粳米

八折，为了抢季节，前季稻青熟不匀时必须割下，造成瘪谷太多，浪费惊人。其实浪费最大的是阳光，如果是单季稻，正是水稻粗壮茂盛时，太阳的光和热得到充分利用，进行光合作用，奠定丰产基础。现在阳光照在后季稻幼苗上，大多浪费在白浪浪的水中，虽然当时人们高唱着“万物生长靠太阳”，却把太阳这个优质资源浪费了。明白人都懂得太湖以北不适宜栽种双季稻，这是与自然法则背道而驰的。但当时不顾自然法则，当然，倒霉的是农民，农民又陷入了饿肚皮的境地，那是一段不可理喻的荒唐岁月。

低下的生产力，使农民陷入无米吃、无柴烧、无钱用的窘境。穷则思变，老实巴交的农民也要抗争，力图改变自己的命运。这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了。农民冲破了思想的束缚，分田到户。再一次当上了土地的主人，积贮了多年的能量喷薄而出。他们起早贪黑，把感情和精力倾注在土地上。过去15天才能完成的夏收夏种，现在只需要3天，而且水稻产量单季超过了双季，分田第一年便获得了特大丰收。国家粮仓纷纷扩容，农民家有余粮。农民的粮袋满了以后，想方设法考虑钱袋子了，于是农民们开始多种经营，广开财路，在温饱的基础上向小康迈进。那是一段扬眉吐气的舒心岁月。

为了不忘记那段历史，我萌发了写小说的冲动。经过三年的笔耕，终于写成了长篇小说《荆家村》。

我是土生土长的无锡梅村人，在小说中注入了不少梅村元素。梅村，史称“荆蛮地区”，泰伯奔吴，建都立国，经过三千年发展，逐步形成吴文化，梅村是吴文化的发源地；梅村人民

在大革命时期、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，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，出现了许多惊天地、泣鬼神的英雄，梅村是革命根据地；梅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便办起了社队企业，改革开放后得到迅猛发展，梅村是乡镇企业的发祥地。生于斯长于斯的我，从梅村这块地上获得了写作的源泉和营养。

写长篇小说应该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，我要写那段比较有沉重感的历史，确实“浪漫”不起来，我采用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，把那段历史以小说形式呈现出来。那时举目便是红色的大幅标语和语录，这是时代特征；而江南鱼米之乡树木葱茏，四季分明，河网密布，舟楫往来，这是地域特征；农活中技术含量高的是先筛绳、牛绳、橹绑绳，这三条绳是农耕特征；悦耳清新的“无锡景”，幽默发噱的“小热昏”，还有被叶圣陶先生誉为“太湖一枝梅”的锡剧，这些便是文化特征；故事叙述，人物对话，有时采用吴地方言，外地人能够看懂，而吴地人看了有种亲切感，这是语言特征。如果说以上几个特征是接地气，那在《荆家村》中有多名共产党员不辱使命，带领群众艰苦奋斗，则是扬正气了。正是接地气和扬正气，才使我有了创作的底气。长篇小说《荆家村》中，没有惊天动地的场面，没有跌宕起伏的悬念，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，只是波澜不惊、诚恳朴素地叙述着那段历史。

历史是民族的记忆，是地方的名片，也是劳动人民的丰碑。我们必须坚持历史自信，开创未来。

《荆家村》，张金龙 著，凤凰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，定价：78元